

概 述

武强，古老而褊小。

诞生于西晋惠帝时的武强县，至公元 1987 年已有 1600 余年历史。因各时代政治经济多方面原因 而归属屡易 境域多变 终被塑成今天之状况 处于北纬 37°53′~38°09′ 东经 115°47′~116°06′ 区域内 纵长 27.8 公里 横阔 26.1 公里 面积 444.5 平方公里。县城小范镇位于县境东部，东距京沪铁路 67 公里，南距地区行署驻地衡水市 55 公里 西距省会石家庄市 135 公里。国道 307 线自东向西横贯县境中部。全县辖 2 镇 12 乡 238 个行政村 188556 人，为衡水地区最小县。

武强，灾多而贫困。

境内自古多河。黄河、滹沱河、漳水、葫芦河等均曾过境而流。在这些河流冲刷、淤积、改道等因素作用下，武强全境地势低洼，海拔仅 14.2~18.7 米 兼有许多封闭型带状浅平洼地。这种状况，使得武强成为上游 17 市县 6119 平方公里众水汇归之所，洪涝灾害频频发生。武强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冬春燥而少雪（雨）夏秋热而多雨。春旱秋涝，几成规律。翻开武强的历史，充斥着灾害的记录。多少次鱼行人路，多少次井涸塘干，摧残着经济的主体——农业 毁坏着辛苦建设的家园。周而复始 年复一年 把武强人民沦入苦难的深渊。丰年 粮食亩产不过百斤上下 杂以野菜 尚可勉强度日 倘遇灾年，则收成无几 乃至绝收 虽食以谷糠、秕子等 亦不足所需。逃荒要饭 卖儿鬻女 种种惨象，皆有发生。农业的惨淡 人民的贫穷 造成了工业、商业、交通等各方面的落后 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根除水患，变害为利，成为武强多少代人的心愿。然而，在漫长的旧社会，这种愿望只能成为空谈。治理水旱之灾，非一家一户之力所能及。地方官员其廉者虽有此愿 但权之所限 只能小修小补 无力根治 其贪者 则只知聚资敛财 鱼肉百姓，对民众苦难，坐视不管。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武强人民才有了变愿望为现实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兴水利治水害，全力苦干。在县内 修堤防 挖排渠 建闸涵 开水源 从未停止 在县外 武强民工参与辟新河 拓旧流，南征北战。武强人民治水的汗水洒遍武强大地，洒遍华北平原。积 38 年之成果 17 条干渠 64 条支渠纵横境内 1649 眼各种机井棋布全县，涝有路排，旱有水浇。虽尚不足以彻底抵御水旱之灾，但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危害，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这个条件及其它多种因素作用下，作为主业的农业得以逐步发展。1985 年 农业总产值达到 3908 万元 为 1949

年的 7.9 倍 粮食总产 4.9 万吨 为 1949 年的 3.3 倍 农村人均纯收入 198 元 比 1956 年增加 162 元。但是，这种发展是低水平上的发展。自我相比，进步斐然；横向比较，仍是一种落后局面。1986 年被国务院定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三

武强，变化深刻而道路曲折。

武强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贫穷，也同贫穷作了长期的斗争。在着力稳固并不可靠的农业经济的同时，开辟与发展了新的产业——手工业。武强年画即为其中之大宗。始于元、明的武强年画，经过长期的发展，不仅形成了一定生产规模，画业作坊遍布城乡，使武强人民获得了聊补生活之需的经济收入，而且，经过无数艺人丰富与提高，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艺术特色，跻身于祖国民间艺术宝库，成为佼佼者。武强年画是武强人民的创造与骄傲。此外，武强镇一带的熬盐硝，韩旺一带的白铁业，前西代一带的篾编，刘厂一带的条编，遍布全县的纺织和铁木业，都具有群众性和传统性。在其集中地，村村有工匠，户户有好手。这些手工业，同武强年画一起帮助武强人民渡过了一代又一代的贫穷，并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为新中国成立后工副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手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内容和生产救灾的主要手段，得到扶持与发展。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高潮中，对农民个人务工经商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予以限制和取消；对集体工副业予以支持，使之一度兴旺，1977 年产值曾达 5528 万元。但是，这并未真正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即使是典型队农民亦只温饱，无富可言。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国营大企业生产的正规化，社队企业工艺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等弱点逐步暴露，加之在始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时，未对集体工副业采取巩固措施，使得全县社队企业大部解体。1984 年后，县委、县政府顺应农村形势，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经商，离土经营。全县出现个体、集体工副业一齐上的局面。1987 年，个体企业 2002 个，联户企业 632 个，村办集体企业 105 个，乡镇办企业 83 个，从业人员 16378 人。总产值 1.08 亿元，利润 1544 万元，税金 274 万元。虽然还存在着管理粗放、规模狭小、资金短缺、人才不足、产品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能力差等问题，但已为武强的脱贫致富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县办工业始于 50 年代，30 余年中历经坎坷，曲折发展。80 年代前，因体制、政策、经营管理等多种原因，县办工业企业一直是规模小，设备差，工艺水平低，定型产品少，拳头产品更少。在 50 年代“大跃进”和 70 年代大上“五小”工业中，虽因新上企业较多而出现兴旺局面，但企业的基础和实力始终比较薄弱。多数企业微利，有保命之能，无发展之力；少数企业长期亏损，难以为继。经济效益升升降降，徘徊不前。1981 年，34 家县办工业企业总产值仅为 1208 万元，利润仅有 30 万元。1982 年后，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工业企业扩大了经营自主权。通过推行以打破“大锅饭”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责任制，强化企业基础管理，注重设备更新改造，广泛进行横向经济联合，引进技术和人才，研制开发新产品，使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内外部环境，开始稳定而快速的发展。尽管仍有少数企业亏损，大部分企业的实力、自我发展能力还较低，产品结构有待调整，经营机制与市场要求间还有距离，投入产出比例尚不尽合理，但整体上已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87 年县办工业总产值达

3355 万元 利税 415 万元。

商业在旧社会因工农业的落后而不发达，只有一些富户兼营的店铺，且大部集中于县城和小范镇。新中国成立后，国合商业占据主导地位。经营机构、营业网点、商品种类逐年增多，商业队伍逐步壮大。1981 年始，在党中央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个体商业再度兴起，迅速发展，形成国家、集体和个体商业共存并相互竞争局面和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1987 年 各种商业零售机构 1090 个 从业人员 2693 人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130 万元。新的商业体制，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生活，也给国合商业带来了冲击和影响。个体商业的大量发展，使国合商业在经营体制、经营方式、经营效果上出现了不适应和不理想，部分单位微利乃至亏损，深化改革的任务变得突出而紧迫。

经济的增长，带动与促进了基础建设的发展，开始形成良性循环局面。

1971 年，交通道路均系土质的历史结束，境内有了油面公路 27.4 公里。1987 年 油面公路增加到 55.9 公里，大部分乡间小路亦扩展为土公路。 1961 年始有货运汽车一部，1987 年增至 226 部，其它机动车辆增加到 1126 辆 年货运量 55927 吨。1950 年 泊镇“大陆汽车行”开通至小范客运班车，改变了武强客运惟马车木船之状况，开创了汽车客运先河。随经济的发展及道路条件的改善，客运班车逐渐增多。 1987 年已有客运班车线路 6 条 日班车 26 车次 过境班车 14 车次。客货运输之改善，加快了物资周转，增加了客流量，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邮电投递由步行到自行车，由自行车到摩托车逐步改善；邮路、电话线路、电报电路日益延伸；邮电设备由少到多，由简到繁，不断发展。1987 年 邮电机构 10 个 邮路 741 公里 杆路 83 公里 市话用户 259 户 农话用户 11 户，通讯条件明显改善。

1958 年县建发电厂，供县城机关照明，为武强用电之始。1971 年后，电力应用逐步由城镇扩展到乡村，由照明发展到工农业生产。1987 年 全县 226 个村通了电，用电户 37250 户 占总农户的 96.5% 用电量 2724 万度。但是，供用电矛盾一直比较尖锐。分配指标与实际需要之比为 1:12。电力的不足仍是制约工农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医疗保健条件逐步改善，卫生面貌逐步改观。1987 年，全县县乡医疗保健机构 16 个，医护技术人员 246 人 病床 208 张 千元以上医疗器械 217 台（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传染病大部分得到控制。农村不良生活习惯悄然改变，讲究卫生已成为自觉行动。

教育文化事业虽有“左”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依然得到明显发展。到 1987 年 小学发展到 226 所，中学从无到有，发展到 24 所。在校学生 24611 人，小学普及率 98% 以上。1977—1987 年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 1483 人。1987 年有职业中学两所，在校生 216 人。各部门办中级技术培训班 10 个 学生 135 人。教育之发展，提高了整体文化素质 为科技推广、发展经济打下了基础。但是 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弱、教学质量不高 不能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等问题仍不能忽视。文化事业繁荣。文学创作队伍日盛，体裁日广。小说、散文、诗歌、曲艺、戏剧均有所成 书法美术 爱好者众 参展获奖 不乏其人 武强年画作为民间艺术已闯出国门，走向世界。

1953 年始有中专毕业生分入。 1985 年，县内大中专毕业生达到 1380 人。科技机构与组织相继建立，科研工作日益加强。1980—1987 年 取得科技成果 28 项 其中两项填补国内空白 10 项获奖。科普与科技推广工作不断发展，企业科技水平和农村科学种田水平明

显提高。

武强非武术之乡，然为强身健体，报国保家，历代皆有习武者。民国 23 年(1934 年)，大王庄王道隆等梅花拳高手组队赴山东打擂，力克群雄，夺得散打第一名，捧回宝剑银樽，成为武强佳话和习武者之骄。新中国成立后，现代体育项目逐渐普及，运动水平不断提高，体育设施日渐改善。1953—1987 年先后有 41 人在地区以上运动会获金牌 123 枚，4 人分别创造和保持省 52 公斤级抓举、地区 5000 米、10000 米赛跑和 100 米仰泳、200 米、400 米、800 米自由泳纪录，11 人 15 次代表省参加全国性比赛。以篮球和武术为代表的职工及农民体育逐渐发展。自动参加体育锻炼人数与日俱增。

长期的贫穷落后与旧社会制度的约束，造就了武强人的性格与观念：质朴木讷，重行轻言，勤而务实，贫而弗吝，拙逢迎而恶张扬，工计划而喜节俭，处逆境而坚韧，抗压迫而敢斗。有致富之愿，乏追求之勇，遵祖训，有温饱平安而知足，闯新路，惧风险，吃亏而却步。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已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武强人的观念。80 年代，改革大潮的涌起，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把武强人民带入新的天地。虽有彷徨与茫然，但终于产生飞跃性的转变。商品观念、市场观念、效益观念等深入人心，固步安贫已被摒弃，发家致富奔小康成为热门话题和一致行动。

四

武强，非物华天宝之地。然“地迤畿南，名标冀北，远挹常山之爽气，近环漳水之清流，毓秀钟灵，代生奇杰”。古之文臣武将，近之英雄人物，其文韬武略，义勇壮行，彪炳于史传，为人所钦仰。

北齐孙灵晖，七岁而好学，日诵数千言，不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曾征为国子博士，授南王经，元之季春，武略过人，金末兵乱，集兵为一邑保障。受行军督统，累迁东武州节度使，其任中，科役平均，人无争讼，有“熙皞之风”。清之刘谦，三使蜀中，定“剑南学约十八则”，使两川教育为之一振。归田后，泊然布素，闭户著述，教授生徒，蒹葭英，虽列戎行，颇工翰墨，于楚见兵马蹂躏、尸骸横野之状，为之恻然，作《吊战场诗》，于忠贤，普通农民，家极贫，以佣工或采薪度日。竭心殚智奉母，数十年不懈。孝行如此，乡里咸称道，额表其门曰：“颖谷懿风”。

清末拔贡李梦尧，满腹经纶，一身正气。知罗源县事而斥官场之腐，政绩虽卓而去意甚笃，宁老于林泉，不与世风同污。日伪时期，欲举而为武强知县，其施计以逃，坚不为日所用。

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将张权，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无论是北伐进军中，还是抗日战场上，均重创敌人，屡建功勋。解放战争中，为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和解放上海，舍生忘死，传递情报，策划起义。因事泄而身陷囹圄，虽受刑而志不可夺，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抗日战争中，691 名武强儿女血洒战场，以生命谱写了武强人民反抗侵略的壮丽诗篇。三区区长霍有径，在日伪监狱中、刑场上，大义凛然，铮铮铁骨，怒斥敌人，慷慨赴死。县委组织部长李凤刚，为救战友脱险而将敌人引向自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温三郁，十三岁而能忍被敌断指之痛，坚守游击队藏身之密；一区治安员赵应元，在被敌所困、子弹将尽

之时，将生留给战友，自毙以蒙敌；妇女干部刘玉山，以掩护抗日干部战士为己任，被日伪军绑架到岗楼，受毒刑而不屈，面死亡而无惧，献出年轻生命……

五

武强，有着光明的前途。

建国 38 年的建设，为武强的前进打下了基础。尽管资金的短缺和人才的匮乏，仍在困扰，在商品生产的初尝中，应变的迟缓和经验的不足，也会造成新的失误，但依然可以说，武强有着深厚的发展潜力和光明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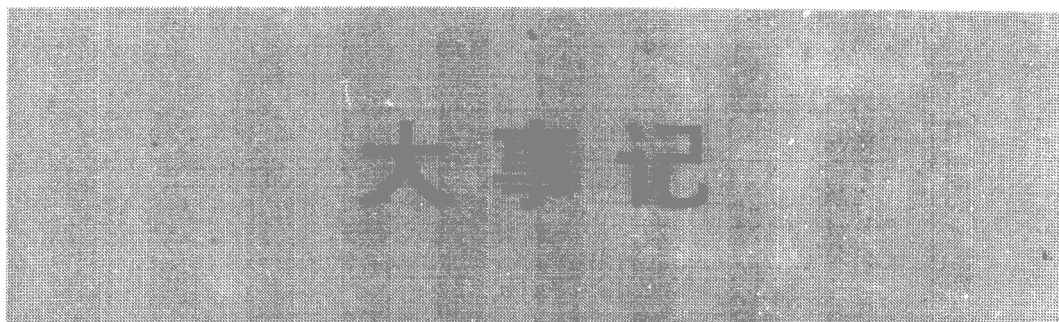
潜力之一在于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武强人民的心扉；思想观念的更新，迸发了脱贫致富的能量；文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开拓进取的能力；科学技术的普及，赋予了改造自然的武器。新思想新能力与勤劳务实的传统相结合，使武强人民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只要因势利导，放手发动，武强人民定能在商品经济海洋中击风博浪，创造出新的天地。

潜力之二在于地。武强自然资源应属贫乏，但人均 2.5 亩耕地是一大优势。旧社会因自然和社会条件制约，土地优势未能充分显示。今天，政策铺平了道路，生产条件亦有显著改善。面积与条件之结合，为多种经营和土地作用的发挥，展示了广阔的前途。只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中心 调整种植结构 增加各种投入 保护农民热情 搞好系列服务 武强农业定会踏上发达之路，为经济的全面振兴提供良好基础。

潜力之三在于画。武强年画是民间艺术珍品，也是武强经济发展优势。只要深入挖掘，不断提高 广泛宣传 扩大影响 定会进一步提高武强的知名度 实现以艺为媒 广交朋友，文贸结合，促进发展的目标，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潜力之四在于乡镇企业。近 20 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基础。不仅培养锻炼了一支农民工人队伍，而且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开拓了道路。只要强化内部管理，增加科技投入 立足本地资源 发展特色项目 挖内涵上水平 扩外延增规模 顺应市场需求变化 发挥经营灵活长处，乡镇企业必将更上一层楼，使农村经济冲破单一农业的禁锢，走上贸工农一体化的新路。

武强虽尚贫穷，但时代给予了机会，政策指明了方向。只要唤起 18 万人民 同心干 武强的繁荣昌盛定会实现。



大事记

(公元前 201 年—公元 1987 年)

西汉

高祖六年(前 201 年)

置武隧和武强二侯国，以军功分封酈 疥和严不识为武隧侯和武强侯。

惠帝五年(前 190 年)

于今武强县境域东部置平都侯国。

文帝前元二年(前 178 年)

武隧侯国除，置为武隧县。

景帝后元二年(前 142 年)

平都侯国除。

元鼎二年(前 115 年)

武强侯国除，并入武隧县。

新始建国元年(9 年)

武隧县改称桓隧县。

东汉

建武元年(25 年)

桓隧县复称武隧县并割置武强侯国，封王梁为武强侯。

建武二年(26 年)

武强侯国除 并入武隧县 同时“隧”改为“遂”称“武遂县”。

三国

魏太和二至七年(228—233 年)

从饶阳县东南至武强，开挖了一条连接漳水与滹沱河的白马沟。明代后淤塞。

西晋

晋惠帝时(290—306 年)

分武遂县南部置武强县。

东晋

永昌元年(321 年)

置武邑郡，武强县属此郡。

北魏

皇始二年(397 年)

于武强县境内筑武邑郡城(今旧城村址处)。

皇始三年(398 年)

武邑郡治迁入新筑城，辖武强、武遂二县。

神瑞二年(415 年)

武强县并入武邑县。

太和十八年(494 年)

析武邑县置武强县。

孝昌二年(526 年)

河北人民起义领袖葛荣率部，于武强与魏军统帅广阳王元琛兵作战。

北齐

天保七年(556 年)

废武邑郡，郡治改为武强县城。撤销武遂县，其地域并入武强县。

隋

开皇十六年(596 年)

分武强县南部置昌亭县。

大业十二年(616 年)

窦建德率农民起义军攻武强县城。

唐

开元三年(715 年)

左丞相刘幽求(武强县人)病逝。

元和十一年(816 年)

正月，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败成德兵拔武强。

五代十国

后周显德二年(955 年)

武强县治迁至今武强镇。

北宋

太平兴国元年(983 年)

七月 滹沱河溢 诏死罪以下释之。

政和元年至七年(1111—1117 年)

铸成县城楞严寺之铜钟 高丈许。后“楞严晚钟”列为武强十景之一。

金

哀宗正大元年(1224 年)

武强县升置为东武州。

天兴三年(1234 年)

撤销东武州，恢复武强县建置。

南宋

嘉熙三年元太宗十一年(1239 年)

割武强县西北部分归属祁州

景定二年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 年)

恢复武强县境域。

元

至元十七年(1280 年)

南宋大臣文天祥被元兵俘 押解途中过武强 赋诗《登武遂城》。诗云：“神州英气郁高寒，断臂争教不再连。千古伤心有开运，几人临死问幽燕。平生卧榻今如此，百万私钱亦可怜。咫尺白沟已南北，区区铜马为谁坚。”

明

建文四年(1402 年)

正月，燕王朱棣率军经武强，转而进入深州。

永乐元年(1403 年)

为建京用砖 在原武强县界东北 建东、西两座皇窑厂(即今东厂、西厂村址)

永乐二年(1404 年)

大量移民由山西洪洞县迁入武强县，建村 160 个 全县人口大增。

永乐四年(1406 年)

滹沱河北徙(此河原流经武强县境)。

是年，修武强堤及白马口。

宣德九年(1434 年)

九月，赐真定公主武强县田 9400 亩。

正统十四年(1449 年)

七月，以武强县退滩空地 5000 余亩，赐真定大长公主。

成化五年(1469 年)

八月，太后弟周戩求占武强、武邑地 6 万余亩。

成化二十年(1484 年)

筑武强县城。城墙“ 周长四里一百五十六步 高二丈五尺 厚一丈 ”。护城河“ 深八尺，宽一丈五尺 ”。

正德二年(1507 年)

大雪平地丈余，谷皆平。

正德十三年(1518 年)

滹沱河分二流，北流由晋州经深州南雅儿河至武强县小范入漳河。

正德十六年(1521 年)

滹沱河徙束鹿城北入深州，至小范北。

嘉靖元年至二年(1522—1523 年)

丈量土地，平均粮赋。

嘉靖七至十三年(1528—1534 年)

建崇圣祠。修城府馆。

嘉靖八年(1529 年)

自春至夏不雨，蝗食禾稼。

八月 陨霜杀稼。

是年 民大饥 斗米千钱 民间有父食子 夫食妻者。诏煮粥赈恤。

嘉靖十一年(1532 年)

七月，户部郎中徐元祉导武强水。

嘉靖十七年(1538 年)

十月 地震。月数十次 有房倒 人多迁避。

嘉靖二十年(1541 年)

修建小范漳河桥。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

夏 大疫 死者甚众 遍地螭生。
是年 水淹城西北隅 梨花秋放 榆钱实。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

正月二十八日，大风异常，屋瓦皆飞。

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

四月八日午 五色云见 光彩莹然 移时方解。

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

三月二十三日夜，黑风大作如漆，屋瓦皆飞。
九月十七日午，东北流星赤光如斗，化为白云，久而散。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

漳河、滹沱河并溢 大水围县城 12 日 坏民田舍 秋稼尽没。
冬 大饥。

隆庆元年至六年(1567—1572 年)

刻欧阳奂等纂修的《武强县志》。4 册。

万历八年(1580 年)

四月二十八日 风雷拔木 冰雹尺余。

万历十年(1582 年)

三月 名为“大头瘟”的传染病大面积流行 项肿者 3 日即死。

万历十七年(1589 年)

县内讹传朝廷欲选宫女，故有的七八岁幼女即出嫁。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

旱。至七月方雨 禾将抽穗 虫食其根 民饥并疫。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二月，瘟疫流行。死者甚众，人口大为减少。
旱，蝗灾。庄稼几乎被食尽。有弃子女于井中，有卖妻自缢者，积尸遍野。
巡抚汪某奏请，借临清、德州二仓米及晋州谷赈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刻阎鍊等纂修的《武强县志》。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秋,大雨。滹沱河徙饶阳城北,脱离武强境。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溲、漳交溢。先时井泉甘美,地称肥腴,水后井水变咸,土地变碱。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八月彗星出自东南,尾扫西北,八十余日乃灭。

崇祯十四年(1641年)

春,黑霾四塞,昼晦。

歉收,粮价飞涨,斗米千钱。

崇祯十五年(1642年)

瘟疫大作。

是年农民起义军攻武强城。

崇祯十六年(1643年)

议裁武强县。鸿胪寺序班辛继烈(武强县人)上《题留武强疏》,请留县,准之。

清

顺治十一年(1654年)

民饥。

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1662—1722年)

常平仓额定积谷 11260 石。

康熙二至四年(1663—1665年)

连遭水灾,免田租三成。

康熙六年(1667年)

刻李道光纂修的《重修武强县志》4卷。

康熙十八年(1679年)

七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后，不断有地震发生，月余后方止。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旱。免除当年未经征收及来年春、夏田租，并发帑赈济。

是年，诰封太恭人罗氏(大王庄人)率诸子(即知府张星耀、候补主事张星辉、九品顶带张星润、御史张星法、候补行人张星阔)捐谷三千石赈恤。巡抚于成龙奏上，奉特旨赐“一门好善”。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县城南街建石坊，以作纪念。此坊于1958年毁。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

创义学二所。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

修城。

是年，刻张星法等纂修的《武强县新志》8卷。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

大雨七昼夜。八月七日夜，滹沱河水泛滥，禾稼漂没。免本年租赋之半。

康熙五十年(1711年)

免本年田赋，历年未完成者并行停征。

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年)

常平仓改定积谷14000石。

雍正七年(1729年)

在县城建先农坛。

是年，乡绅张星辉一门捐资修利济桥(即今小范镇武强桥)

乾隆二年(1737年)

九月，县民杨守有妻蔡氏，一产三男。

乾隆三年(1738年)

常平仓积谷改定16000石。

乾隆五年(1740年)

在县城修养济院。

乾隆七年(1742 年)

十一月，彗星见，次年二月初始无。

乾隆八年(1743 年)

六月 大热 人畜多热死 禾苗皆枯干 斗米千钱。

乾隆九年(1744 年)

在县城建彰善坊 创书院。

乾隆十三年(1748 年)

常平仓积谷定为 14000 石。

乾隆十四年(1749 年)

建社仓四座 :一、辛庄仓 ;二、拜口仓 ;三、小范仓 ;四、堤南仓。共积谷 2240 石。
十一月，大雪连降两昼夜，平地雪深数尺。

乾隆十六年(1751 年)

三月 大雪 平地尺许 人畜多冻死。
五月一日，日食。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

改建书院，名曰“萃升”。

乾隆四十年(1775 年)

春 大疫。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

正月 地震 声如雷鸣 民房有损坏。

嘉庆六年(1801 年)

春二月 有星入月。

嘉庆十三年(1808 年)

三月 大雨夹冰雹 伤麦。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

冬 大雪 平地深数尺。